

安全论

ZHONGGUO HAISHANG DIYUAN
ANQUAN LUN

中国海上 地缘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鞠海龙
著

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

鞠海龙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 / 鞠海龙著.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163-966-9

I. 中… II. 鞠… III. 海防—研究—中国 IV. E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58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n>
电子信箱: zongbianshi@cesp.cn

印 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序 一

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是我的学生鞠海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是他随我多年学习国际战略学的结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走向海洋“双区双点”战略研究》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成果。

将海权战略和陆权战略相结合，在坚持积极防御战略的前提下，实现中国面对海洋的平等发展权，为中国从陆地国家迈向海洋国家进行战略设计是该书的主要内容。评析晚清海防思想、民国海权思潮，探究西方海权理论与实践，分别认定南中国海、台湾以及中国海域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是写作本书的基本脉络。书中提出以南中国海为起点，在国家主权范围所及的海域首先实现安全意义上的基本海权，进而和平统一台湾的渐进式迂回战略是作者对中国自晚清以来长期执行“北重南轻”海洋战略传统的创造性反思。

面向未来，中华民族必将实现百年来的强国之梦。没有海洋，中国将是一个不完全的强国；不能走向海洋，中国对亚太地区 and 世界的贡献将受到严重局限。《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一书从学理上对中国走向海洋的整体战略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如果这种探讨能够引起国内更多有识之士和多领域专家更新、更高层次的思考，正是作者，也是其导师的殷切期盼！

王家福

2004年11月1日

序 二

海权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个古老问题。中国对海权的呼唤最早起自清朝末年因“有海无防”而引起的海防危机。民国期间，中国的爱国将领和国内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发展海权，维护国防安全。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中国对海权的探讨始终限于理论层面，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战略威胁，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立志建设海军、加强海防。但是，冷战初期严峻的国际政治形势再度限制了中国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中苏对抗更迫使中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转移到北方陆上边疆的防御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以来，我国国内学术界对合理开发海洋、维护正当海洋权益的探讨日渐深入。但是，综观 20 世纪后期我国海洋研究的相关成果，自然科学和法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人文社科领域中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薄弱。立足于当代国际政治背景和我国战略发展高度来对海洋战略提出相关设计的论文和专著则更是寥若晨星。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同世界很多国家的利益也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有理由根据国际法赋予的权利维护自身的正当海洋权益，以推进国家利益。因此，中国走向海洋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战略发展的需要。

当代中国执行的海洋战略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发展方面注重和平开发海洋资源；二是在安全方面坚持积极的近海防御战略。中国反对以“强权政治”和“扩张主义”为核心的海权战略理论。中国的海权理论和海权战略主要立足于发展，其战略目标在于获得平等的发展权。

鞠海龙博士的新著《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是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成果，也是他在武汉大学博士后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该著总结了自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海权战略思想的主要脉络和地缘战略学的发展历程，以当今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整体战略发展为背景，从地缘战略角度提出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战略设计。考虑到现今是“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在国际上同时面临发展的机遇与压力，作者在进行这种战略设计时特别强调要趋利避害，以创造国家整体战略发展所需要的广阔国际空间。书中还提出了维护和发展中国海洋权益的必要地缘战略目标，并根据中国整体战略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客观的战略原则。作者的战略思路和相关观点不乏值得肯定之处，对推动国内海权战略问题的深入研究亦具有明显意义。

罗志刚

2004年11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理论启示：地缘政治与战略运用	1
一、陆权理论的意义	2
二、海权思想的内涵	10
三、地缘战略的运用	19
第二章 历史启示：陆地安全与战略困境	29
一、边防与北疆安全	30
二、海防与陆地安全	37
三、地缘战略的困境	49
第三章 战略背景：地缘结构与战略选择	63
一、中国陆上地缘环境	63
二、中国海上地缘结构	78
三、中国地缘战略选择	86
第四章 战略布局：陆基双区与海上双点	96
一、海上安全的陆基基础	97
二、远洋安全的战略支点	106
三、海洋战略的地缘布局	113
第五章 战略原则：海权战略与国家利益	126
一、国家利益与战略原则	127
二、海权体现的国家利益	132

三、海权战略的利益标尺	143
第六章 战略序列：战略推进与地缘选择	156
一、战略空间的三区设定	157
二、“三区互动”与推进序列	162
三、海军实力与中区突破	172
第七章 战略起点：南中国海与基本海权	184
一、南中国海问题的缘起	185
二、中国海权合法性要件	190
三、海权战略的基本原则	198
第八章 战略突破：台湾问题与海权实现	212
一、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	212
二、和平战略与对美策略	217
三、战略迂回与战略预备	224
后记	236

第一章

理论启示：地缘政治与战略运用

地缘政治又称地理政治，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一道被西方学者视为改变世界的理论。与古代以局部地理区域为中心的部分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内不同诸侯国之间相互斗争时将地理与政治、军事相结合的思想不同，地缘政治基本理论主要产生于 19 世纪中后期，发展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于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后，是人类历史进入全球政治时代后重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代地缘政治理论主要由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三大理论体系演变而来。其中，海权论和陆权论几乎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而空权论则从立体空间角度将人们对地缘政治认识推向天空和更为遥远的太空。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野。运用地缘政治理论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以地理空间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思想和战略设计便产生了地缘战略。地缘战略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透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通过战略、政策的努力为本国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多领域发展创造理想的地理条件的战略。地缘战略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动态运用。

一、陆权理论的意义

作为地缘政治的核心理论，陆权思想一开始就超越了中世纪和近代国家间斗争的狭隘的区域地理范畴，陆权思想的着眼点在于从“全球政治地图”中判别掌握全球战略的关键点。由于陆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与海权理论和空权理论相比，陆权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最为明显。从思想基本内容看，陆权理论包括“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生存空间论”等主要思想内容。

1.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

“心脏地带说”是陆权理论最早和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理论提出者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特·丁·麦金德爵士（Sir Halfa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麦金德的理论与其他陆权理论的支持者一样，最初的思想也集中于陆权与海权的战略优势对比分析方面。1887年和1904年，麦金德先后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2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表述了“心脏地带说”的基本思想。

《历史的地理枢纽》是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的雏形。在这部对“心脏地带说”甚至陆权理论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中，麦金德根据当时世界列强争夺殖民地斗争的现实指出，世界的征服者不外乎凭借陆地或者海洋。比较依托陆地或海洋的这两个不同征服者的优劣，麦金德认为，“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陆地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以及为航海而提供的一切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

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海上力量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而不断被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较之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欧洲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由于海上力量不可能深入大陆腹地，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遇。”^[1]

麦金德认为，世界边界的封闭性创造出一种新的地理视野。全球可以被想像成一个被海洋覆盖着的，由欧洲、亚洲和非洲三洲组成的“世界岛”和南北美洲及其他小岛组成的图景。由于陆地通讯和交通的发展，“世界岛”被统一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世界岛”的核心是由主要大河流域形成的广阔的地域，这一区域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和欧洲的东部。“世界岛”的核心地区可以被称为“枢纽地区”，是海上力量难以到达的地方。“枢纽地区”的东面、南面、西面是巨大的新月形的边缘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

陆权和海权优劣的对比在麦金德的思想中主要集中在它们各自机动性的对比。麦金德指出，历史上，海洋的机动性和陆地的机动性不断发生着冲突，其结果首先出现了大河文明，而后是航海能力和制海权。然而，“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大陆边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格萨克骑兵席卷了亚洲，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过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2]横穿大陆的铁路完全改变了陆地缺乏机动性的状况，而这最终将使陆地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

按照麦金德的设想，在枢纽地区的外围分别是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其中内新月形地带由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组成，外新月形地带由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构成。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期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的海上霸权，进而世界的霸权，远远没有抓住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所在。只有掌握世界“枢纽地区”的权

力才能把握世界权力的分配。攫取世界“枢纽地区”的陆权，依托欧亚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劲旅，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其领土”，丰富的陆地资源和控制海洋的优势地位将有利地结合起来，将产生一个强大的能够威胁世界的帝国。^[3]陆权强国将是世界霸权的最终掌握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麦金德进一步修正了 1904 年的学说，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他关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在这部书中，麦金德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心脏地带说”。麦金德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是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对抗。虽然战争的结果以海洋强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如果将来的某个时期整个“世界岛”或者其中一部分统一于一个单一势力手中，这一势力将不仅是一个陆上强国，而且也将建立一支无敌的海上舰队，成为海上强国。从战略上讲，这种情况将构成对自由世界最严重的威胁。因此，海上强国兴衰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能够独霸海洋，而在于能否处理好自身的陆地基地和陆上强国的基地之间的关系^[4]。认识到这一点，并在新的制度中设法防止可能的漏洞是战略的关键所在。

为了从地缘政治角度论证相应的战略思路，麦金德进一步细化了他关于“心脏地带”的论述。他在“世界岛”的范围内界定出 2 个“心脏地带”，即，“北心脏地带”和“南心脏地带”。其中，“北心脏地带”大致指北起西伯利亚的海岸直到俾鲁兹斯坦(Baluchistan)和波斯湾一线及周边地带^[5]，“南心脏地带”则主要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为了强调“心脏地带”的重要性，麦金德曾用这样的语言概括他的理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统治‘心脏地带’；谁统治了

‘心脏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6]运用“心脏地带”学说分析欧洲历史，麦金德认为，19世纪欧洲国家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证明，“世界岛”和“心脏地带”是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终极“地理现实”。俄罗斯和德国对“心脏地带”优势不可小视，要尽可能防止这两个国家之间出现结盟，避免在国际格局的转换过程中，世界“心脏地带”落入某个单一势力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金德应《外交》季刊之约撰写了一篇题为《全世界与赢得和平》的文章中，更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思想，并对二战的进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麦金德指出，二战后果不外乎两种结果：要么法西斯德国征服整个欧洲；要么苏联及其盟国战胜法西斯德国。但是，无论哪种情形都与他的理论有基本一致的意义。那就是“心脏地带”理论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价值。面对战争，麦金德指出，要彻底摧毁德国的战争哲学必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净化德国人的头脑。这种净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某些再生体或者某些正在再生的德意志根源，而是来自于“心脏地带”和美国、英国、法国共同构成的权力堤坝之内。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任何破坏和平的力量受控于两道有力的权力堤坝——位于东方“心脏地带”的‘陆权’和西方北大西洋地区的‘海权’”的共同压力^[7]。而一旦“德国同时卷入一场同‘陆权’国家俄国和由美国领导的‘海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德国的生存将是极其危险的。”^[8]战争的后果也不言自明。对于战后形势，麦金德预言道：战后欧亚大陆的“陆权”强国同“海权”的边缘地带帝国之间的对抗将不可避免^[9]。由于苏联基本占据着广袤的世界“心脏地带”，“如果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以德国战胜者的身份出现，它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陆上强国，并且是拥有最强防御条件的世界强国。因为心脏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工事，而在这里历史上首次驻扎了足够数量和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10]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使用了尽可能简单的论点来阐释复杂的地缘政治理论，他的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战后英、美等国的许多全球战略都浮现过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的痕迹。

2. 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说”

与麦金德同一时期的另一位陆权主义者是美国的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 1895—1943)。斯派克曼在其代表作《和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边缘地带”说。斯派克曼的地缘政治学说和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一样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陆权和海权的对抗。斯派克曼也按照地缘政治原则对全球地理区位进行了划分。他把地缘政治区位划分为全球性的位置和区域性的位置两种。根据气候带、海陆分布等条件将世界性的位置划分为内陆、岛屿、边缘三种，并根据邻国间的相对关系和实力地位将区域性位置划分为较强、相当、较弱三种。但是与麦金德观点不同，根据对各种位置的比较分析，斯派克曼指出，对海权国家构成威胁最大的不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是位于心脏地带和西方势力范围控制的沿海地带之间的中间地带。他断言，中间地带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并成为统治沿海地带的关键地区（这一地带大致等同于麦金德所谓的“内新月形地带”）。^[11]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于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的作用。由于这一地带面对海陆两面，同时具有海陆双重性质，应该成为世界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因而，“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应当受到战略制定者的重视”^[12]，“谁控制了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13]。

相对于麦金德，斯派克曼的地缘政治思想有着更多战略的

意味。他的地缘政治理论更多地强调美国如何利用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建立强权政治，实现世界霸权。他强调“没有武力支持的政治理想和远见似乎很少有存在的价值，西方的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和保持，都应当归功于自身及其盟国有效地使用武力”^[14]。他建议美国应当注重构建均势体系，并确保自身在均势体系中的平衡者地位。为此，美国必须保持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优势地位。^[15]

斯派克曼的地缘政治分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为美国二战后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政治的一种战略准备。对于美国国际战略的发生转变后的现实情景提供了战略选择的依据。美国二战后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斯派克曼的理论。

虽然当代学者谈及地缘政治时多像笔者一样，更喜欢以英、美学者为中心展开，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德国学者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和军国主义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学术研究的地缘政治和作为国策基础的国家地缘战略追求之间难以绝对划清的界限。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战略追求、地缘战略设计几乎形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序列，地缘政治基础理论在国策使用中的偏差最终使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成为反人类的历史罪孽。

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豪斯霍弗。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理论主要继承了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弗里得里西·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和H·J·麦金德等人的理论。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理论并没有像以前的学者一样，将主要的精力用于构建一种地缘政治分析框架，而是更多地谋求一套适应国家增长理论的地缘政治陪衬。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研究比较偏重于军事扩张领域。他通过对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的案例分析，指出日本边界扩张和自身强大存在密切

关系，英帝国的辉煌并不在于欧洲，而是在于英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成就。豪斯霍弗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源在于国家领袖以及军事领导人战略和军事计划的失败。如果德国能够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并同俄罗斯结盟，胜利自然将属于德国。从而，“把国家的力量同各种地理要素结合起来，收集有关的地理资料为纳粹的扩张与侵略提供宣传的理论依据”成为豪斯霍弗及其追随者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目标。^[16]

豪斯霍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因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的有限，领土范围内的土地所能够供给的自然资源同样有限。德国也是这样。人口过剩将导致经济危机和灾荒。为此，必须消灭人口与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17]为此，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提出要谋求足够的“生存空间”，即：获得足以供养一个国家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的现实，宣称一个国家的空间扩张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豪斯霍弗认为，德国的目标是强大到可以接管泛美和泛亚地区，通过控制世界“心脏地带”，获得控制世界陆地的权力，并且夺取海上霸权。

为了实现帝国生存空间的扩张，豪斯霍弗提出了德国地缘战略扩张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要控制心脏地带，实现对欧亚大陆的控制；第二步，从“心脏地带”向外延伸德国的权力，实现对包括日本、英国等海上强国在内的“内新月形地带”的统治；第三步，进一步向外扩张德国的统治范围，夺取“外新月形地带”的控制权，最终实现全球霸权。

因为豪斯霍弗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政策几乎异曲同工，而德国法西斯也正是借用了“生存空间”的概念和其他地缘政治思想为扩张政策作宣传，豪斯霍弗的理论一度几乎被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经常被贯以“臭名昭著”之类

的修饰语。不仅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学者甚至对地缘政治表达了“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任何结合都必将导致战争和征服”的看法，甚至对地缘政治一词也感到极其厌恶。^[18]然而，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所体现的战略原则，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方面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二战后、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都或明或暗地显现着地缘政治，甚至豪斯霍弗地缘政治理论的思想。只不过“安全空间”或“利益空间”等现代流行的提法掩盖了过去过于直白的“生存空间”给人们带来的历史伤痛。

以上三种理论是二战以前陆权理论的典型代表，其中“心脏地带说”和“边缘地带说”通过地缘政治分析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导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观点。虽然无论麦金德还是斯派克曼都没有明确他们理论的服务对象，但是现实表明他们的理论最终是世界强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有力理论武器。20 世纪后期直到现在，科技的发展和世界政治与经济联系的深化将世界各国都淹没在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之中，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确是主流。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国际体系运转过程中的现实事物。通过掌控关键的地缘战略带，形成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控制，甚至借助特定的地缘战略手段制造对敌对或竞争对手国家的战略压力是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战略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说只是在现时历史进程中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德国的侵略扩张和种族灭绝给人类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也给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然而，豪斯霍弗地缘政治理论的幽魂仍然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领域肆意游荡。无论是美国这样的一流强国，还是日本这样正在走向军事大国尚未问鼎世界政治大国的国家，“生存空间”理论的基本理念在其国策中的确有着相当的影响。否则，美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